

生於寂靜

以前並不知道自己是會打鼾的。

一個人的房間，獨眠，即便響鼾堪以夏午蟬唧、春夜貓吟分庭抗禮，我也不會有所覺知。但透天厝同住一層樓的老弟，本來就是呼吸道過敏的體質，加之長年戒之不卻的喫菸小酌，且不說平常其鼾之驚天地、泣鬼神，當鼻炎發作，鼾聲變得崎嶇破碎，偶然大鼾忽熄，我便會心上一悚，豎耳膽戰起他是否窒息，斷了呼吸。每每拿來說嘴笑鬧，老弟一臉窘之外，也沒能反唇相稽我還不是一樣。而與朋友們出遊外宿，同樣沒有聽過抱怨我擾人好夢，現在推想，大概是認床的關係，所以淺眠而釀不成鼾了。

後來，交了戀人，同床共枕時有之。起初兩個人半生不熟，彼此尚有許多陌生留待探聽，我連睡覺都下意識維護著矜持形象，睡不酣，當然也就不鼾了。

戀人怕吵。

他是一個敏感的人。而他的敏感便是體現在「怕吵」一事上。怕吵，不純粹指音量大小，也包括了感官上任何細瑣的紊亂煩雜。

每晚就寢前，眼罩耳塞是必不可少的基本配備，窗簾更得一絲不苟地嚴密遮掩，好像除了預阻晨曦刺目，夜空裡那盞曖曖月光也是干擾。然而，市塵擾攘，工地趕進度，大車轟隆小車撲撲，鄰戶在午夜時分啟動的洗衣機……外面的世界自有其節奏，甚或無秩序，想方設法降低被影響程度，有一回盡人事了仍不得一番清靜，乾脆另覓巢穴搬家。

戀人千防萬堵，怎樣也沒料到最大噪音源多年前就潛伏在耳邊。可謂機關算盡，百密一疏，哭笑不得。當他苦著臉哀怨陳訴事實，我本能反應地否認，深覺誣賴。被我回譏幾次口說無憑，他竟拿手機錄下證據反擊。百口莫辯的我，聽著那彷彿什麼外星語的聲頻，腦中迴播起那些老弟鼾聲伴奏的夜晚，以及原形畢露的赤裸感……各種尷尬攪和一氣，徹底惱羞成怒，我板起冷面冷戰，他感覺無辜，我卻一時半刻只能以不可理喻來掩飾自己。

我會打鼾已是無以轉圜，換了枕也罔效，為了不加重他的黑眼圈，也內疚地提議過不

如就各睡各的，但他一口否決，還啐我荒謬。長久下來，他嘀咕從窗隙門縫滲漏入屋的喧擾如故，卻鮮少在我面前嗟歎夜難安眠。無論是顧全我顏面，圖個相安無事，抑或者頹然放棄掙扎，我知道都是他的體貼。可是，嘴上不說，呼嚕嚕的鼾息並不因此減絕，實在受夠了，他還是會試探地、小心地企圖將我推挪成側臥，求個暫且安寧。

戀人的怕吵其來有自，在一次機緣下，我意外發現了那個算不上祕密的理由。

戀人成長於靠近赤道的馬來西亞半島。有一年，他帶著我，一起回家。

在檳城停留一夜，剛破曉，我們便搭上巴士，展開了數小時的長途跋涉。車外熾陽猛烈、黃沙飛揚，繁鬧街衢、阡陌田野，風景輪流轉，車內乘客全像搖籃裡的嬰孩，瞋成一片與世無爭的沉寂。停經幾處如廁需要付費的公路休憩站之後，我們抵達了金馬崙高原。

溫度切換成舒爽模式，五月的暑熱被遠遠遺棄在幾百里之外的城市裡。

戀人的老家坐落被勃勃蓊鬱綠意環抱，得爬上一段微喘緩坡的山丘處。聚居多戶並共用一條走廊的組屋，四方框起的設計形式，圈出井字中庭，自成面面相覷、聲息相聞的小社區，類似香港的公共屋邨。

父母辛勤務農，胼手胝足攢下一廳二房的小單位，不大，卻是三口人遮風避雨，安穩度日的最好的家。屋裡一切清簡，沒有多餘什物，一如樸素生活，就算粗茶淡飯，三餐溫飽已是豐足。若要說最貴重的，也許就是母親那台噠噠縫製、補綴過無數布匹衣料的老裁縫車了吧。戀人直至十二歲負笈寄宿學校前的記憶，便全是在這屋子裡的每個晨昏，乖巧搗蛋、獎勵挨罵，還有那香氣彷彿仍留在舌尖，餐桌上自家種育的特別甜美的高麗菜。

正午過兩點，無絲風，懸吊出柵欄外晾曬的短褲汗衫也聲色不動。廊道上遇見住在隔壁，剛散步返來佝僂的印度老嫗，親切如昔，戀人說孩提時代受她許多照顧。梯間拐彎的水泥地上不知是誰恣意揮灑的藝術創作，一簇簇妖嬈盛放的花朵在默默燦爛。一牆整齊列隊的木釘郵箱沒有信件或半張廣告傳單，清爽得像裝飾用似的，幾輛三輪的娃娃腳踏車挨擠在幾何圖形鏤空的磚牆邊，像是被幾個小兔崽子為了追貓追狗追蟋蟀而匆忙撇下的……樓上到樓下，整座組屋像是盹著了，搭好的日常生活布景，空著，靜悄悄的，沒有演員從帷幕後出來亮相走位。

陽光柔煦，金馬崙年均溫介於攝氏十五至二十五度之間的高地氣候，軟化了半島始終火爆的脾氣。

小鎮大街上，旅館小吃店、茶舖雜貨店一應俱全，來自世界各地，卻步履同樣慵懶的旅人時不時錯身而過。雖是著名避暑旅遊之地，這普通日子裡，一片片店舖門前大多空落落，待售的商品貨物，與陷在藤編躺椅裡神遊的老闆相看兩不厭，偶然盲飛亂竄的蟲蠅才稍稍攪動了連塵灰都浮不起來的空氣。而類似「網咖」可以付費上網，擺著遊戲機的「娛樂場所」倒是不意外地人氣熱絡些。街道盡頭，連綴著一排食檔，已過午餐時刻，簷下整列藍色桌椅不見食客。緊鄰在旁賣炸香蕉的小販，簡陋搭起的攤子像是占在馬路邊的違章建築。

飲著一袋涼水晃悠，離開了街區，高低綿互的田地山坡與樹林大片鋪展，遠方山不修邊幅的稜線靜靜伏臥著，其間錯落砌有煙囪的英式風格屋宅外，還拔地而起一式的龐大樓群，戀人嘆那些都是逐年增蓋的觀光飯店，開發是不會停止的了，約莫再幾年就會像南投的清境農場一樣，不再是清境，小時候印象裡的家園模樣將蕩然無存。一路慢慢走逛，戀人導覽般細數自己曾在這裡那裡發生的點點滴滴，遇見一些熟悉的，或喊不出名字的花草，最讓我驚奇的就屬隨地漫生、隨手可摘的龍鬚菜了。盤旋而上的路旁，一段一段略顯凌亂的不規則形狀石梯，以四十五度或六十度角斜切、橫跨，成為坡道與坡道間的捷徑，省了不少腳勁。來到英殖民時期遺存的老教堂，時光洗過的磚石黯淡，木門漆面微微斑駁。教堂局部如今用作小學校園。不上課的週末下午，孩子們的嬉戲是遙遠的餘波，正喧騰的是那近在眼前髹得鮮黃的牆柱，張貼垂掛的學生們色彩大膽繽紛的美術作品。

向晚，風躡著手腳而至，讓人雞皮疙瘩地抖索。白日的清涼轉而清冽。

若不是舟車勞頓，就是半山夜色有催眠效果，似乎才剛晚飯過，睏懶便偷偷摸摸上了眼瞼。

梳洗過，窩進通舖上的碎印花被褥裡，好整以暇地閉上澀澀雙眼。

我等待的明明是入眠，但，來的卻是清醒。

在漆黑的虛空中眨著眼，我確定是未曾經驗的安靜喚醒了我。沒有蛙鳴蟲唧，沒有塵

世窸窣，萬籟俱絕，那透徹的止息，是宇宙，是真空，是失去磁場，沒有引力，深深沉澱，無一絲絲懸浮。我像被拓印在一張平面的圖稿紙，而寂靜是一個俯看我的觀賞者，立體而巨大，完完全全籠罩，將我包裹進他無垠的瞳眸銀河裡……我從小就家住繁忙的嘈雜街市旁，房裡凹凸格紋的落地窗也沒裝窗簾，所以練就既不怕吵更不畏光的金剛不壞之體，不得不承認，過去雖可以理解但卻無法體會戀人何以那麼嚴重，近乎誇張地排斥，甚至恐懼吵雜的環境，然而那當下一刻，我真正明白了他——到底，他是被這樣的靜寂餵養長大的孩子呀。

喜歡在睡前說說話的戀人，像怕誰偷聽似地，細細飄飄的聲音貼在我耳畔：明天我帶你去茶山看一看。